

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张麟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张麟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 号

书 名：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著作责任者：张麟声著

标准书号：ISBN 7-301-01922-X/H · 196

出 版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大学校内

邮 政 编 码：100871

激 光 照 排：中科院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

印 刷：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175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册

定 价：5.90 元

3F15/01

序

我乐于向日语界同行和读者推荐张麟声同志的《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近年来,日汉语言对比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不断发表;日汉语言对比方面的学术团体已经成立,并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我想,张麟声同志的这个集子的出版,也是说明日汉语言对比研究日益发展的一个例证。

我国语言学界的老前辈吕淑湘先生强调“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他指出:“一种事物的特点,要跟别的事物比较才显出来。”对于我们从事日语教学与研究的人来说,要认识日语的特点,就要跟日语以外的语言,尤其是跟我们的母语汉语比较。基于这种认识,大约在十一年前,我开始从事日汉语言对比的研究。通过研究实践,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这种研究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的甘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不仅要懂得一点语言学理论,而且要对日汉两种语言具有比较深入、系统的知识。

本书著者张麟声同志在日汉语言对比研究方面起步较早,并且一直坚持下来。本书所收十多篇论文,就是他研究的结晶。他的研究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不仅涉及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涉及日汉语法单位、时和体等语法范畴、动词、数量词等的语法特征以及表达

方式等。我在粗读本书书稿的过程中,觉得著者在论述问题时做到了言之有物、持之有据。另外书中所用例句,大部分都是选自己出版的作品,日译译文也多是出自日本人手笔。

我相信本书的问世,一定会激发广大读者研究日汉语言对比的兴趣。

徐昌华

1992年2月17日

目 录

试谈对比语言学及其研究方法	1
中日両語の文法単位体	13
浅谈存在动词“有”与“ある”的对应分布域	42
中日両語のアスペクト	
——「了」「た」を中心に	55
「クル・イク」フォームに見る日本語の性格	
——中国語と比較して	82
试论兼跨空间・时间范畴的表达方式	110
日中両語の助数詞	124
日中動詞の対照研究	139
中日単純存在表現の対照研究	162
中日様態存在表現の対照研究	180
中日単純所在表現の対照研究	192
中日様態所在表現の対照研究	199
“だろう”、“のだろう”、“ことだろう”浅析	212
后记	220

试谈对比语言学及其研究方法

引 言

20 世纪是边缘科学蓬勃兴起、基础理论研究长足迈进的时代,在语言学的领域地里,对比语言学这株新苗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

对比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 • contrastive analysis)在我国的具体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从名称上一般还没有严格地把它同历史比较语言学区分开来。1980 年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译出版的《语言与语言学辞典》中,contrastive analysis 只译作“对比分析”,许多属于对比语言学范畴的我国学者们的论著,也大都冠以“比较”二字,归在比较语言学的领域里。也就是说,对于对比语言学这门新兴的学科,人们还普遍缺乏充分的认识,因此在名称问题上,它仍然和它的姊妹枝历史比较语言学混在一起。

无可否认,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analysis)和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确实有其相似的一面,这就是两门学科都是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比较”来揭示其本质、特征的科学。然而就方法论而言,对比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之间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比较语言学是一种历时语言学,它历时地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进行分析研究,旨在通过重建原始语言,推定各种语言的亲属、源流关系,进而阐述

它们的体系和特质。与此相反,对比语言学是一门共时语言学,它只是共时地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进行考察分析,指出它们之间的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部门里的同异点,并努力运用哲学、心理学、民族学等各学科的知识与理论去说明这些同异点之所以产生的根源。

于研究方法之外,站在研究史的角度上看问题,对比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丹麦人拉斯克(R·Rask)于1814年写的《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起源研究》,德国的葆朴(Bopp)于1816年写的《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比较》等都是比较语言学早期的重要文献。1819年,格里木(Grimm)的《德语语法》问世,在这部巨著里,格里木把拉斯克通过考察研究冰岛语的起源而发现的音韵对应规律进一步严密化、系统化,提出了有名的日耳曼语族的“辅音推移法则”。之后,比较语言学方面还涌现出了波特(Pott)、古尔替乌斯(Curtius)、施莱赫尔(Schleicher)、费克(Fick)、阿斯戈里(Ascoli)、维尔纳(Verner)、勃鲁格曼(Brugmann)、保罗(Paul)、索绪尔(Saussure)、梅耶(Meillet)等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者,其中勃鲁格曼的《比较语法纲要》、保罗的《语言学原理》详尽地论述了比较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昭示了这门学科的方向与性质。

同比较语言学相比,对比语言学经历了较长的孕育期,但真正的研究史只有短短的三十多年。如果讨论对比语言学的雏形——即共时地对两种语言进行考察的工作,我们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公元初年,佛教开始传入我国,接着,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传播到日本、朝鲜等国,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汉字文化圈。在这种吸收消化异族文化、学习吸取异邦文明的过程中,人们无疑将首先对其运载工具——语言进行研究,而这种研

究也只能是建立在同本民族的语言比较对比的基础上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古代的先哲们译释佛教经典,五六世纪的日本人“训读”我们的古文的工作都可以认为是对比性的。然而,事实告诉我们,这种译释或“训读”远远不是一种建立在严格的语言科学基础上的成体系的工作,因此,我们无从把它划入对比语言学的范畴。

严格地说,真正的对比语言学诞生于本世纪 50 年代,它是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和蓬勃发展的外语教育的联合产物。19 世纪末,索绪尔的出现矗立起语言学史上第一座划时代的丰碑,他的语言理论影响了包括布龙菲尔德在内的众多的语言学家。以布龙菲尔德为首的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通过对印第安人语言的观察研究总结出了在一种语言体系里发现辨义性(distinctive)音素的方法,接着他们把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形态学等新的领域,提出语言各自具有独特的体系,不可以一律化的原则,奠定了在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的基础。

另一方面,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来看,50 年代是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向外扩张最充分、最激烈的时代,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英语教育作为外语教育,出现了空前的规模。这种规模空前的英语教育不仅要求英语本身具有完备的语言理论,而且要求教育者充分地去了解受教育者原有的语言状况,以便因材施教。于是,一批用结构主义理论写成的为外语教育服务的论著应运而生了,弗莱士的《作为外语的英语的教授与学习》(C. C. Fri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和拉多的《跨文化的语言学》(R. Lado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分别于 1957 年和 1959 年相继问世,而克雷尼恩兹(E Kleinjans)1958 年提出的博士论文《日英两语名词修饰结构的描述性比较研究及英语教育》(*A Descriptive Comparative Study Predicting Interference for Japanese in learning English Noun*

—*head Modification Patterns*)则是对比语言学方面最早的一篇成熟的文献。

同比较语言学相比,对比语言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比较对比并不仅仅局限于同一语系之间,不同语系的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以及各方言之间的共时性研究都属于对比语言学的范畴。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对比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虽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无论从其研究方法,还是从其研究史、研究对象来看,它们都是自成体系的。因此,从现在起,在名称上我们也应该把这两个各有千秋的分枝适当地区分开来。

对比语言学的发展与现状

如前所述,对比语言学是在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以及规模空前的外语教育的双重刺激下崛起的,它运用同一种原理与方法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描述、分析,而这种原理首先是布龙菲尔德创立的结构主义学说。

对比语言学从它问世之日起,就具有明确的为外语教育服务的应用语言学倾向。本着结构主义的原理,它首先着眼于语音、音韵方面的描写、分析。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语和西班牙语、俄语、德语、法语之间的对比研究蓬勃发展,语音、音韵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为外语教育的课堂教学、教材编写等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然而,正当对比语言学茁壮成长的时候,它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结构主义学说却走上了没落的道路。以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Language*)为纲的结构主义理论虽然在语音学、音韵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句法结构及语义学等范畴面前却束手无策了。

当然,这一切只能从结构主义理论自身找原因。布龙菲尔德在《语言论》里指:“任何话语都可以用词汇形式和语法形式的术语充分地描写出来,只是我们要记住,意义是不能用我们的科学的术语下定义的。”^[1]也就是说:“任何形式单位都可以充分描写,只有它的意义除外。”^[2]按照布龙菲尔德的观点,语言学的任务只能是对于由语音和文字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形式描写和分析,而它的研究对象——语言本身则是一具没有灵魂、没有血肉的枯骨。

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布龙菲尔德和他的响应者们只对语言的各个组成部分——音素、形态单位、形态单位的组合以及它们的先后顺序加以描述和分析。他们造出了许多语法术语,并且把语言分析成无数个公式。然而这种脱离了语言的实质——定义的研究只能是苍白无力的,它无法从本质上解释句子结构和提出相应的句法理论,只好盲目地把语义学排斥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之外。

1957年,乔姆斯基发表了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诞生的重要著作《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而后,在对《句法结构》充实修改的基础上他又写成了《句法理论要略》(*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乔姆斯基和他的朋友们批判结构主义者只去描述语言行为的不理智的做法,声称他们将描述语言最本质的东西——“语言能力”。乔姆斯基提出了“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学说,他认为“深层结构”是心理的、内在的、人类所共有的,而“表层结构”则是外在的、表象的、因民族或社会集团而异。而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深层结构”转换为“表层结构”的整个过程和规则。

转换生成语法把“形式——表层结构”和“意义——深层结构”区分开来,然后用转换法则再使之有机地归于统一的设想,不仅对解决语言的多样性问题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而且为语言

的对比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于是,对比语言学也开始改弦易辙,用新的方法论着手研究。这种用转换生成的语法理论重新武装起来的对比语言学,无论就其所考察的语言的种类,还是就其新涉猎的语言部门的范围来讲,较之于从前都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在这个时期的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中,底庇埃德(Dipietro)的《语言的对比》(*language structures in contrast*)是一部关系到方法论的重要著作,此外,以英语和日语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中,颇为成功的还有 Ota, *Comparison of English and Japanes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ense and aspect* (1972)、岩仓国浩《日英语否定形式的研究》、大江三郎《日英语的比较研究——从主观性说起》、井上和子《日英对比日语语法规则》等。

然而,转换生成语法远远还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体系,还在它刚刚为人们所瞩目的时候,它就被抛入了论争、动荡的旋涡。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要略》可以说是对发表了已八年已久的《句法结构》的大刀阔斧的修正,然而它的发表不但没能取得一个统一的局面,反而适得其反,促成了转换生成语法前所未有的分化。莱可夫(G. Lakoff)不同意乔姆斯基语义是解释性的说法,认为并主张语言的生成过程应该是“语义→语法→语音”,从而打出了“生成语义学”的旗帜,费尔摩(C. Fillmore)则认为“格”是寓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于是创立了“格的语法”学说。

这样,作为一个统一阵营的转换生成语法学说便不复存在了。它的反对者们声言它已经分裂并将日趋消亡,而它的拥戴者们也只能采取留有余地的说法:“总而言之,要证明这个理论比以前的一切语言理论确实高明得多,无疑还需要(用它来)记述多种语言,还需要经受很多的考验,现在远远还没有到达令人乐观的阶段。”^[3]

转换生成语法的“分裂”致使对比语言学又一次失去了统一

的精神支柱。面临着这种难堪的局面,对比语言学不无窒息的可能。然而事实却恰恰与此相反,经过一段语言理论的迷离期之后,从事对比研究的队伍日益壮大,对比研究方面的成果与日俱增,对比语言学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了。仅就中文与日文之间的对比研究而言,以北京孙宗光氏、东京奥津敬一郎氏以及上海王宠、苏德昌氏、大阪吉田金彦、大河内康宪、香坂顺一氏等为代表的国际协作研究组织已经开始工作数年,其成果不久将以论文集的形式问世。日本国内,原大阪外国语大学校长伊地智善继氏创立的“日中语对比研究会”完成的论文集已出至第七号,我国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集中的研究组织,但从事日语教育及留学生教育的许多同志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这项工作。北京语言学院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及北京外贸学院的《日语学习与研究》就几乎每期都刊登有这方面的文章。

在失去了统一的理论纲领之后,对比语言学能够发展成这样一种令人欣慰的局面,是不无理由的,其原因之一可以说是外国语教育的空前发展。世界进入了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新的国际形势要求各国从各方面加强外国语教育,从而培养大批的外语人才;此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许多国家里,通晓一两门外语已成为一个人必需的教养。这样,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世界性的外语热,一方面鞭策语言学家们加倍努力地进行对比研究,以期有效地提高外国语教育的效果,一方面也大大激发了人们探索语言奥妙的钻研精神,使大批的有志者跨入对比研究的行列。

此外,对比语言学蓬勃发展的第二个原因则在于人们探索语言普遍性法则而作出的努力。当转换生成语法不再成为一种统一的语言理论之后,一部分学者们试图通过对比研究来充实它,完善它,使它重新回到语言学王国的御座上来。而更多的从事语言研究的人们则打算在大量的自然语言的对比研究中,发

现一种真正能够揭示语言一般性规律的新的理论。而这一切无疑都成为促使对比语言学长足迈进的巨大动力。

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对比语言学是一门经验学科。因此,在进行对比研究之前,我们不可能先去主观臆断地规定出某些先验的条条框框来,而总是先去描述其中的一门语言,然后再把它跟其它语言进行比较。

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不妨把对比语言学短暂的研究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和大规模发展阶段。由于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不同,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别。

研究结构主义时期的方法论,克雷尼恩兹的博士论文《日英两语名词修饰结构的描述性比较研究及英语教育》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论据。克雷尼恩兹把英语和日语里的名词修饰结构抽象出来,逐一进行分析。在这些被抽象出来的名词修饰结构中,如果某一项目是双方共有的形式,那么,他使用公式分别把他们描写出来,然后接着考察其意义以及分别在两种语言里的分布状况。如:

项目 英语 V-edN (e. g. invited guest) (邀请的客人)

日语 V-taN (e. g. 行,ta 人) (走了的人)

(1)形式:(对两种语言的形式分别予以解说)

(2)意义:(分别结合两种语言的动词种类进行解说)

(3)分布:(在英语里,本结构可以在表示过去、现在、未来等的各种句式中的任意出现;但在日语里,它表示在未来的句式中的应用要受到限制。此外,在英语里本结构的 V 项原则上不是自动词)

(4)问题:(听音方面一般不会有很大的干扰,但在会话方面,日本人可能只把它用于表示过去或现在的句式,而不用它表示未来。另外,由于母语的干扰,日本人可能会造出诸如:the gone man(走了的人) a yesterday surprised man(一个昨天吃惊了的人)等非语法的名词性短语来)

(5)干扰程度:听音为 A 级,会话为 B 级。(B 级略高于 A 级)

与此相反,如果某一项目是某种语言所单独具有的形式,那么克雷尼恩兹就在没有对应形式的一方加上相应的标记,然后对这一独特的形式进行多方面的讨论。如:

项目:英语:NJV(e. g. the man who saw …)(看到了……的人)

(1)形式:英语:主名词 N 加引导词 J 加动词 V 而构成。

日语:没有相应的结构

(2)意义:NJV 具有“限定”与“描述”两种情况,在会话和文章中分别靠音调和句子停顿来辨别、区分。

(3)分布:(对 who, which, that 等的用法、语序(指同一句中有其它修饰成分出现时的顺序)以及和动词之间的呼应关系进行解说)

(4)论述:(就语义来看,日语中与 NJV 相对应的形式是前置修饰结构。日语中没有相当于 J 的因素,并且名词与动词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呼应关系)

(5)问题:(听音方面,日本人有可能把 J 理解为疑问词。会话方面则有可能错误地把修饰部分放在 N 的前面,以及犯一些诸如丢掉 J、混淆 who 和 which 的用法、弄乱名词和动词的呼应关系等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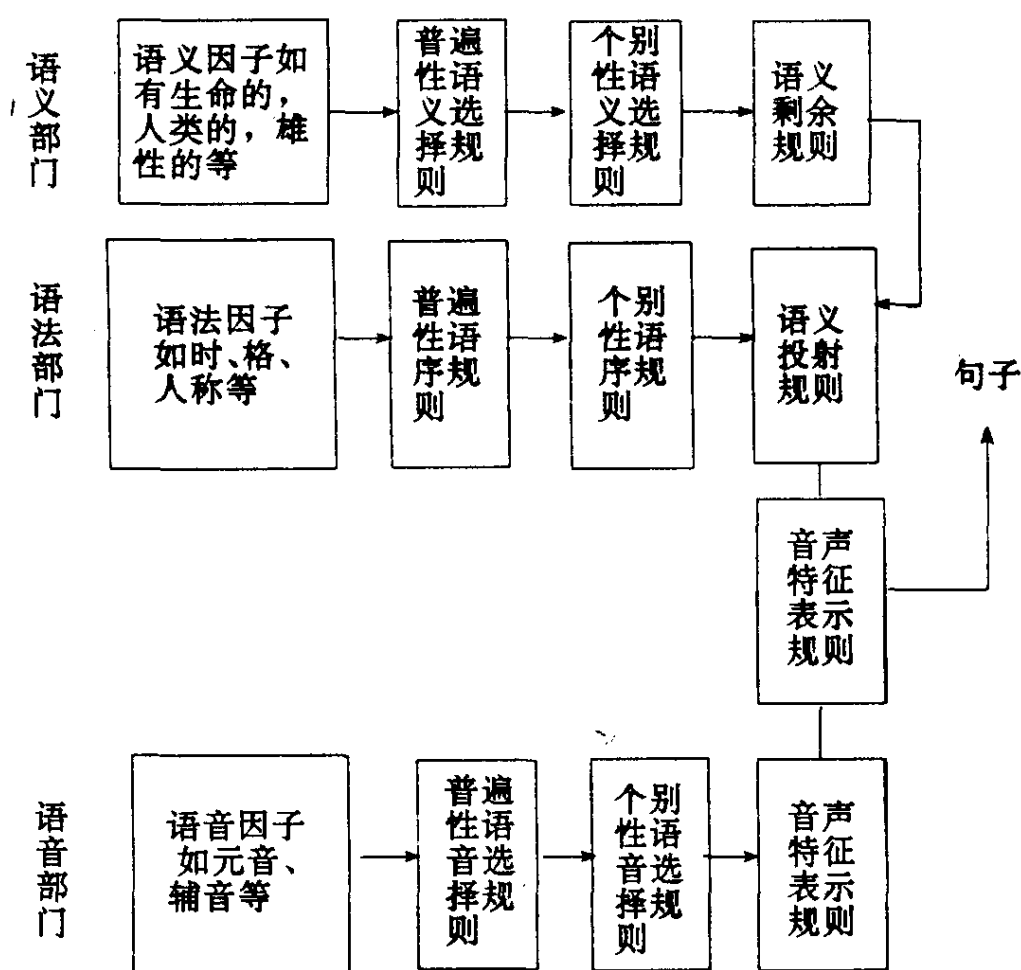
(6)干扰程度:听音为 C 级(较 B 级更高),会话为 D 级(干

扰程度的最高级,因本项目在两种语言之间没有任何类似处)。^[4]

关于转换生成语法时期的对比语言学的方法论,我们可以通过第比安的《语言的对比研究》窥其一斑。第比安的对比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即(一)观察语言表层结构的相异点(如数的表现形式),(二)假定寓于多种语言中的语言普遍规律(如数的概念),(三)用规定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法则的方式来描写上述普遍规律的具体形式。

第比安大体上是依据乔姆斯基的标准理论进行工作的。他试图以句法为中心,把语言的三个主要部门——语义、语法、语音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描述,为此,他首先假定用以在各个部门里进行描述的最基本的单位——因子具有语言的普遍性,然后假设了如下图所示的语言结构模型:^[5]同结构主义以及转换生成语法时期相比,第三个阶段即近年来的对比语言学,其显著的特点之一首先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也就不可能描绘出一套划一的研究方法来。

当然,我们说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说这个时期的对比语言学就没有指导思想,而是说在这个时期也就是近几年来,各种语言理论为人们所兼收并容,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转换生成语法包括它们的各种流派甚至于它们之间产生的混合物都成为研究者们手中的武器。也就是说,在语言界失去了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理论,失去了自己的旗帜之后,对比研究方面的耕耘者们依旧不甘寂寞,他们动员自己熟悉的和不甚熟悉的一切理论,运用自己可以驾驭的全部知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对比研究的堡垒进军了。



对比语言学的未来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作用下,在各门学科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的推动下,今后的对比语言学无疑将迈开更大的步伐向新的高度跃进。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对比语言学将不再要求某种统一的指导思想,研究者们将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从不同的侧面灵活地进行突破,然而,正如日本大江三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不管从哪一个侧面进行对比研究,如果只是一味地限制、缩小考察范围,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小打小闹,那么其努力将是毫无意义